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

日本的思想

〔日〕丸山真男 著
宋益民 吴晓林 译



日 本 的 思 想

〔日〕丸山真男 著
宋益民 吴晓林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日本的思想

〔日〕丸山真男 著

宋益民 吴晓林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100 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I S B N 7—206—01315—5

1·111 定价：2.80元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总序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主要经验是最终避免了“全盘西化”和“全盘国粹化”，使其文化传统的创造主体，在现代化中起着动力机制的作用，在实践中确立了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即“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形式”（加藤周一语）。也就是说，以民主主义为基础，以高度技术文明为手段，以日本文化传统作为根本。简言之，就是大文化起着主导的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各异，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本国文化传统，建立与西方文化“对立·融合文化模式”，并发挥着创造的主体作用，也许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此，我们特邀日本著名学者、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副研究员唐月梅先生合作主编《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以供读者思考、研究日本之经验，努力探索我国现代化的模式，使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本丛书的出版，承蒙加藤周一先生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叶渭渠、唐月梅两先生的通力合作，在此一并鸣谢。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的思想	(1)
前言.....	(1)
1. 日本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为何贫乏?	(1)
2. 日本缺少思想坐标轴.....	(2)
3. 自我认识的含义.....	(3)
4. 所谓“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	(5)
5. 开国的意义.....	(6)
第一节.....	(7)
1. 无结构的“传统”之一：思想继承的方法.....	(7)
2. 无结构的“传统”之二：接受思想的方式.....	(9)
3. 反论与反语的机能转化.....	(11)
4. 意识形态批判的过早登台.....	(12)
5. 作为无结构传统原型的固有信仰.....	(14)
6. “进化论”在思想评论中.....	(16)
第二节.....	(20)
1. 制造近代日本的机轴——“国体”.....	(20)
2. “国体”中臣民的无限责任.....	(22)
3. “国体”向精神内部的渗透性.....	(23)
第三节.....	(27)

1. 天皇制中无人负责的体系·····	(27)
2. 明治宪法体制中最终裁决权问题·····	(28)
3. 虚构的制度及其局限性的自觉·····	(30)
4. 近代日本的制度与共同体·····	(32)
5. 合理化的下行和共同体情感的上传·····	(34)
6. 制度化的进展与“人情”之间的矛盾·····	(35)
第四节·····	(38)
1. 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	(38)
2. 实感信仰问题·····	(39)
3.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	(40)
4. 理论信仰的产生·····	(42)
5. 理论上的无限责任与不负责任·····	(44)
结束语·····	(46)

第二章 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 (49)

——一个案例研究

前言·····	(49)
---------	--------

政治——科学——文学·····	(49)
-----------------	--------

第一节·····	(51)
----------	--------

1. 明治末年关于文学与政治问题的提出·····	(51)
--------------------------	--------

2. 席卷文学界的“台风”·····	(53)
--------------------	--------

3. “社会”意识的产生导致跑道的接近·····	(54)
--------------------------	--------

4. 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冲击”·····	(55)
-----------------------	--------

5. 文学家眼里的马克思主义·····	(57)
---------------------	--------

6. 昭和文学史的“成就”与“悲剧”·····	(59)
-------------------------	--------

7. 从政治(=科学)优先到政治(=文学)	
-----------------------	--

优先·····	(60)
---------	--------

第二节	(61)
1. 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中政治的以及科学的总括主义	(61)
2. 政治的与图解的	(63)
3. 政治过程中情绪的渲泄	(64)
4. 政治中“决断”的因素	(66)
5. 作为思考方法的总括主义和官僚制理性主义	(67)
6. 政治的整体性与日常政治的完全对应关系	(70)
7. 方法论上总括主义的典型	(71)
8. 政治(=科学)形象的崩溃——转向的起点与终点	(72)
9. 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国家与个人	(73)
10. 诸形态——“台风”的逆转与作家的反应	(76)
11. 文学在老无产阶级文学家中的内向化与个体化	(76)
12. 向对立物(文学主义)转移的因素	(79)
第三节	(80)
1. 国际上对待文化危机的反应	(80)
2. 各文化领域对“自律性”的探索	(81)
3. 文学主义与同盟在政治、科学、文学认识上的对抗	(82)
4. 科学主义的空白点	(83)
5. 总括主义遗产的扬弃与继承	(85)
6. 脱去“外衣”的结果	(86)

结束语·····	(87)
----------	--------

第三章 关于思想的存在方式····· (89)

1. 人依靠印象判断事物·····	(89)
2. 印象创造的新现实·····	(90)
3. 新形式的异化·····	(91)
4. 罐子型与竹刷型·····	(92)
5. 近代日本学问的接受方式·····	(93)
6. 没有共同基础的争论·····	(95)
7. 近代组织体的“罐子化”·····	(97)
8. 组织中隐语(黑话、行话)的产生和偏 见·····	(98)
9. 国内的锁国与国际上的开国·····	(99)
10. 受害者意识的泛滥·····	(99)
11. 战后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102)
12. 观念上的空白点——组织的力量·····	(103)
13. 非阶级性的组织化及其意义·····	(104)
14. 组合多元印象的思考方法的必要性·····	(105)

第四章 “是”与“做”····· (107)

1. “躺在权利之上睡觉的人”·····	(107)
2. 近代社会的制度观·····	(108)
3. 以德川时代为例·····	(110)
4. “是”的社会和“是”的道德·····	(111)
5. “做”的组织在社会上抬头·····	(111)
6. 成绩本位的含义·····	(113)
7. 在经济领域里·····	(114)

8. 仅就制度的原则作出判断·····	(115)
9. 把理想状态神圣化·····	(117)
10. 关于政治行为的思维方法·····	(119)
11. 市民生活与政治·····	(120)
12. 日本的急速“近代化”·····	(121)
13. “做”的价值与“是”的价值的倒置·····	(122)
14. 在学术与艺术中价值的内涵·····	(123)
15. 把倒置的价值再颠倒过来·····	(124)
跋·····	(125)

第一章 日本的思想

前 言

1. 日本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为何贫乏？

我常常被外国的日本研究者问及有无通观日本“学术思想史”的书籍，这时我感到十分为难。提出这类问题也许是受到如下动态的刺激的缘故吧，即不是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哲学思想等单个领域的思想史，而是将这些种类综合起来探讨各个时代“学术”面貌以及世界模式历史变迁的研究。这种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和美国颇为盛行。这种动态为什么在战后重新兴起，其本身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在广义上说，这种方法在欧洲思想史学上未必是罕见的，例如，一向就有西方思想史、精神史等各种形式的研究。

然而，在日本虽有诸如儒学史、佛教史等研究传统，但就一个时代的理性结构、世界观的发展或追溯其历史关系的研究则极为贫乏，至少尚未形成为传统。津田左右吉的《从文学作品所见我国国民思想之研究》（共4卷，1916~1921年出版）一书，虽冠以“文学”的限定词，但它却是早已指向此目标的极为罕见的一例。过去在狄尔泰的影响下，日本也曾有过流行“精神史”研究的时期，但它作为以日本为对象

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尝试，仍未能扎下根来。和辻哲郎的《日本精神史研究》（本卷1926年出版，续卷1935年出版），本身虽是个可贵的成就，但也是分科研究，而它作为通史大功告成时，带上了伦理思想史的面貌。众所周知，日本精神史这个范畴，不久从日本“精神史”演变为“日本精神”史，可怕地朝着专断、狂热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多数人能以极为平常的学术兴趣对待例如弗里德里希·赫尔的《欧洲精神史》、查尔斯·毕尔德的《美国精神的历史》等书名，但对“日本精神的历史”这类题名，总有某种令人无法安适的、不寻常的感觉，可见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区别。若把这种感受仅仅看作是对战时潮流的反动，并归咎于我们“惩羹吹齏”的过敏症，那就仍然没有说中问题的要害。从江户时代的国学到今天的日本思想论、日本精神论尽管以千姿百态的形式问世，但对日本思想史的综合研究甚至和对日本史、日本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也明显贫乏，这一点可以象征性地说明日本的“思想”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和状态。

2. 日本缺少思想坐标轴

就个别而言，各个时代里也有过深邃的哲学思维，也不象常常被人们所肤浅理解的那样未出现过独创性的思想家。然而，限于某一时代、特定学派或宗派另当别论，要通观日本历史来把握思想整体结构的发展，就谁也不得手，其原因恐怕是超出研究的落后、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而深深扎根于对象本身的性质上。譬如，将它融化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的各种观念——无常感、情义、出世等，不是以整体的社会复合形态，而是以一个思想折出并立体地揭示其内部结构，这本身就非常困难（九鬼周造的《俊俏的结构》，

1930年。这类著作是最成功的例子），但即便是成功了，若要探究它与同时代其它各种观念有什么结构性的联系、它在下一个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内在变化等问题，就越来越说不清楚了。再者，拿学者和思想家的理性上更为自觉的思想来说，虽然有这同一学派、同一门宗教范围内的对话，但要举出不同的思想立场在共同的智力基础上相互交锋并由此推陈出新的例子，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无论如何至少不能说是俯拾皆是。也有这种情况：象基督教，开始传教就以传教师本人惊叹的速度迅速流行起来，对教义的理解上亦能达到极高的水平，但外部条件一变就很快失去力量，并以思想史的长河中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一句话，变成无名无实之物。这就是说，那种与一切时代的观念和思想不能不产生相互联系，而一切思想立场都在同它的关系——即使是通过否定——确定自身历史方位的核心或相当于坐标轴的思想传统，在我国却未能形成。我们对这种自己所处的方位不能仅仅作叹息或赞美，而首先只能正视这个现实，从这里起步。

3. 自我认识的含义

K·勒维特曾把日本式“自爱”和欧洲的自我批判精神作过比较论述（《欧洲的虚无主义》），他的意思是，战后状况看起来似乎已丧失“爱国心”，思想上亦陷入“自虐”的状态，但也未必是矛盾的（其证据有：最近在论坛上可见到以各种形式复活“自爱”的征兆）。诚然，我们今天急切地想拥有和欧洲基督教一样的传统是不现实的，因此十分清楚，我们也不能追踪通过和那种传统的对抗（但不意味着反对）所形成的欧洲的近代足迹，即便是撇开基础而只限于近代思想，也是如此。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明白，日本“近代”的性

质，其超近代和前近代总是以特殊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仅在这种意义上，同欧洲的比较仍有意义。如果把对象化的认识完全溶解在傍观、品头论足、褒扬或贬损等情绪化的反应中或感性的好恶中予以接受时，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以自己的方位起步。从结构上把握日本“近代”特色的努力——就思想领域而言，把握各种“思想”在历史上不能形成结构的“结构”——如不向前迈步，那就只能造成甲说近代化了而乙说前近代的二者必取其一定义轮番掀起“反动”的结果。

话扯远了，现在言归正题。我们探讨迄今为止的思想状况、批判方式或吸收方式，如果认为其中存在着阻碍思想被积淀和结构化的诸因素，那么我们通过一点一滴地把这些因素作为问题来研究，即便是未必能够追溯到终极原因，哪怕是一小步也能够开拓出从现在的地点向前迈进的道路吧。因为如不变革思想与思想不进行对话和对抗的“传统”，恐怕就不能指望思想的传统化。*

* 日本的论争史更为直接地、毋宁说是漫画般地表现出思想不能在对抗与积淀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结构的“传统”。

在一个时期轰轰烈烈地开展的论战作为共有财富为下一个时代所继承的例子，是极为罕见的。自由论也罢，文学的艺术性和政治性也罢，知识分子论也罢，历史的本质论也罢，同一类问题隔一个时期重新成为论坛的主题。诚然，思想论争本来就不会有绝对的结尾，但在日本的许多论争一向是尚未弄清哪些问题已得到解决或理出头绪、哪些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解决的界线时，就不了了之。因此，过了许久因某种原因就实质上同一类主题又开始论战，一切都从头开始，而不是从前一场论战的成就开始。再者，多少涉及文化和世界观本质的主题，虽其普遍性很高，却把在欧洲经过长年的研究已得到阐明的思想背景——尽管欧洲产的论著传入那么多——几乎完全置之不理而展开论战的例子亦不少见，

因而从“思维的经济”角度来看，也有不少浪费。这里有如下几种原因：（1）作为对日夜忙于输入和传播“完成品”的日本学术界的反动，尤其是在论坛和新闻界过分崇尚片断随想的“创新”，崇拜不断地再生产，造成两者相轻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与下述情况有关）所致；（2）各个时期各类团体分别与当时在西方实力强的国家或思潮进行横向联系，塑造出闭塞的欧洲图象，因此也产生忽视纵向的、历史的思想联系的情况；（3）在当代毫无疑问地有更为简单的原因，这就是：论战通过舆论界展开时就顺着新闻媒介铺好的轨道进行，这样就会出现与论者本来的意图相去甚远的结果。然而，正如明治年代闻名于世的关于基督教和国体关系的论战，在佛教徒和儒教思想家向基督教徒发难的论据中，找不出将幕末乃至16世纪基督教传入时的论争加以发展的痕迹，这就不能不把问题提到更为抽象的日本思想史的模式上去。思考无庸讳言，“论争”是辩证法的原始形态。

4. 所谓“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

人们常常把儒教、佛教以及与此两者“互学”而发展起来的神道或江户时代的国学等称为传统思想，以与明治以来大量传入的欧洲思想相区分。把这两类加以区分是没有错的，而且也有意义。然而，用传统和非传统的概念来区分两者，就容易造成很大误解。摄取外来思想，并以各种形式将它纳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之中，在文化上打上难以磨灭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思想已被“传统化”了。即便是翻译甚至误译的思想，它也建构了我们的思维框架。从纪平正美到鹿子木员信，哪一个国粹主义、思想家也不可能仅用《回天诗史》、《靖献遗言》的著者们使用过的词汇、范畴来展开其宏论的。甚至连蓑田胸喜的措词激烈的“思想斗争”，也以援引W. 冯特和A. 卢森堡的文章所充斥。若把

我们的思维和构思的方式分解为各种要素，并追溯其来龙去脉，就可以找到佛教的、儒教的、黄教的、西欧的——要言之，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其脚印的所有思想的片断。问题在于它们都处于杂然同居状态，一向不清楚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应占有的位置。在这种基本状态下，不论是所谓的“传统”思想还是明治以来传入的欧洲思想，都看不出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尽管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慨叹（从明治以后至今，这种慨叹也已成了口头禅了），说近代日本丢掉了维新前的思想遗产而“欧化”了，然而，如果已有几百年历史背景的“传统”思想作为遗产真正被传统化了，怎么能够发生如此轻易地被“欧化”怒涛所吞噬的现象呢？！*

* 为了方便起见，下边仍按惯例把儒、佛、神等非欧洲思想通称为传统思想。这里所指的“传统”或思想的批判、发展的模式上的“传统”，是和开头所说的“思想未能传统化”一语中的“传统”，其意思、内容当然不同。

5. 开国的意义

仅就思想渗入日本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及其相互关系而言，在其根底里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但以维新为界，无论是看国民的精神状况还是看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前后呈现出迥异的景观，这是因为中间发生了开国这个决定性的事件。它的意义，不在于传统思想和后来传入的欧洲思想其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不言自明的道理上，也不在于吸收进来的思想量大、品种多，而在于把自己向外即国际社会开放的同时，而向国际社会把自己作为国家、统一国家划界的这两个方面。面临这两个课题曾经是亚洲“后进”地区共同的命运。而不被这个命运所压倒，并自主地开拓这个命运者，在19世纪就只有日本了。

然而，正因为如此，由于缺乏如上所述的思想传统（如同儒教在中国）的坚实基础，随之而来的矛盾现在不能不爆发出来。诸如领土、国籍、对外代表国家的权力归属等区分本国与他国的制度标志得以成立，以天皇为顶峰的集权国家（尽管实质性的集权能力不够充分）迅速趋于完备，与此同时，以远远超过前者的速度与数量，欧美思想文化从开放的门户滚滚流入，由此国家生活的统一有序化与思想界“无序”的狂风怒涛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且两者都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经常演出对台戏。关于这种事态经过哪些过程最终以天皇制（意识形态上是国体）统一并正统化的历史过程的叙述，是超出本书范围的问题（关于伊藤博文等人苦心制造的“近代”国家和日本思维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在后边述及），不再论述。

首先请大家注意的事情是：传统思想在维新以后渐渐变成了片言只语，并在其内部把各种新思想纳入编次，或不起对异质思想坚决对抗的原理作用，正是在这里，尽管一个个在其思想内容和它所占的地位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在思想的吸收和表面上对抗的方式上却产生了“前近代”与“近代”反而相连接的结果。关于由此萌生的诸现象，将在下边稍作具体论述。

第一节

1. 无结构的“传统”之一：思想继承的方法

虽说传统思想随着日本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多么黯然失色，但正如前述，它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情感和意识的深层里。近代日本人的意识和思维在时髦的外表下多么严重地受

无常感、“怜爱”、固有信仰的幽冥观和儒教伦理所影响的情况，已由很多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指出。毋宁说正是因为过去不能自觉地对象化而在现在中得到“扬弃”，它才从背后溜进现在之中的。思想不能作为传统积淀和“传统”思想稀里糊涂地互不相关地潜入，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按照一定时间顺序传入的各种思想，由于在精神的内部仅仅调换空间位置即具有无时间并存的倾向，它们却丧失掉历史的结构性。小林秀雄常说，历史到底回忆起来了。这是与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或更正确地说和对日本移植发展思想的形态一贯采取拒绝的态度直接有关，至少就日本的、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思想“继承”方式而言，他的话说中了某一要害。新事物甚至原本异质的东西，都不经过同过去的充分较量而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吸收进来，因而新事物的胜利惊人的迅速。过去作为过去不能自觉地面向现在，而被推到一旁，或往下沉没并从意识中消失、“遗忘”，因此它有时突然以“回忆”的形式冒出来。

在国家或政治上遇到危机的时候，这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社会或个人的精神生活向“传统”的思想复归，往往就象一个人在受惊的时刻长期不用的家乡方言突然从嘴里冒出来一样，它同前一秒中平常使用的语言毫无内在联系，突然“冒”出来（以近代史上的思想事件为例，如维新时的废佛毁释、明治14年前后的儒教复辟、昭和10年的天皇机关说等问题）。拿个人来说，具有“欧化”教养的思想家转向日本主义，无论是苏峰、樗牛还是横光，其表现方式都非常突然怪异，然而都不是向迄今在他们内心根本不存在的思想的飞跃（回心）。只是“到昨天为止”没有连续罢了。高村光次郎在《暗愚小传》中，真实地描写了他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消